

熊

琬著

文律為出版社印行

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熊 琬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 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106

---

著 者 熊 琬  
發 行 者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郵政劃撥：0016084-0號

電話：(02) 709500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出版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定價：平裝 280 元  
精裝 320 元

# 序 一

周邦道

佛學自炎漢東來震旦，儒道思想，相與激衝，彼此影響，寢假匯爲中華文化三大巨流。漢儒治經，素重詁訓，至宋儒則崇尚義理，而擯簡於性命、理氣、修身、正心之畛域。性理之學，遂與釋典漸漬滲漉，馴致膠輻融通而不易遽爾判別。蓋如從理學以論理學，實莫若從佛學以論理學，庶較足以窺其藩籬而登其堂奧矣。

熊君翊亮、天姿通敏，家學淵源。喜理解而厭記憶，尙實際而惡空譚，對於理學佛學，沈潛鑽究，別有會心。初信理學家之闢佛，繼而疑焉，次而察焉，終而求其會同媾合焉。自言入佛理境愈深，向所讀書不得解者，往往渙然怡然矣；於各種學術思想，各種哲理奧窔，意興汨汨然來矣。此非佛家之所謂夙根夙慧歟？

君之博士論文，題爲「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釋

曉雲與不佞，忝負指導之責。經君數年之努力，參稽羣籍，資料豐饒，籀釋菁華，融貫儒釋。有所論列比較，顯豁異常；善巧取譬，引人入勝；間或爲之解說辨明，亦深入顯出，恰如其分。全篇文言，賅簡雅馴，流利暢達，有「秋水寒潭澄澈底」之概。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大樓第二研討室提出，考試委員高仲華、羅宗濤、李威熊、黃錦鉉、余培林諸先生，咸共嘆賞，許爲不可多得之傑構焉。

原文雖以朱子爲主體，因就理學本身，以至關佛、融佛、用佛而言，朱子俱屬集大成者。惟通體內容，實係闡明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淵源、統系，衡校異同、斟量得失，朱子不過爲其中堅代表人物而已。君頃易今名，稱爲宋代，畧更辭句，鈐印行世，名實相副；治有宋之理學與佛學者，其將以是書爲津筏也夫！承屬弁言，率書此歸之。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四日瑞金周邦道

# 序 二

釋曉雲

初就於理學，而沿理學「又涉及佛學」，熊琬君之治學歷程，是先從喜好理學，而發現理學中竟有佛學禪境，因而參研佛法，而竟不爲理家之關佛而遠佛學，反而感到何以理學家關佛？關佛之原由何在？此論文有多方面的闡述。且亦委婉並爲排平而論，可謂苦其心志，願求其全。宋儒關佛以朱子爲理學之代表人。且夫宋儒多好與禪師方外人往還，所謂陽儒陰佛這盤不易算清的舊帳，雖間有著論亦人言人殊。宋儒之與佛教，呂澂著中國佛學思想概論謂：「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當時佛教對於此等攻擊「却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禪師於輔教篇曾說儒佛兩者都教人爲善，有相資善世之用」。且佛學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故云「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顯然是說宋儒吸收了佛學而關佛，然而佛教雖因此而被人誤解。不過佛教仍然有他的一套原則上不可顛撲的體用互存，佛學邏輯之縝密，教義精微，亦以空空不空、共不共之境，而言其深義，則非閱讀佛經可知之，且要參佛心禪境而契之（故佛經名爲契經，契者心印也），所以關由其關，發展的自有其發展的存在。可是約八百年來理學與佛學的思潮，高的低的浪潮都平靜下去了。「佛學雖漸趨式微時，理學亦不振已」。祇是留下的陰影，給與後代好關佛者引用幾句罷了。

後生可畏；倘使宋儒有知，想亦歎息的說道。「宋代理學與佛學的探討」，這論文的提出，曾與

本人商量，並接着不斷的討論這論題。而每次的談話，我都說「這題目不好寫」，但我却又補充的說「若能寫亦須極審慎與謙和的語意（佛教上氣氛，不可以牙還牙態度）！」因理學家闢佛是宋明以來

的慣說公案；不過若能廣度而又深入的查證，以平實的剖析說明，是理辯而不是人辯；使此八百餘年的委曲有以明辯，是一種學術的價值。學術主要是「審問之，明辯之」此亦有明訓。經過數次的晤談，亦得知熊君已有充分的信心。記得六十九年暑期間，余應夏威夷大學邀請出席東西宗教會議，曾有一天是在卡露阿（Kailua）海濱的休息日，我找到陰涼的樹下安坐，一邊欣賞太平洋海濶天空碧波

的夏日景色，而一面注念「宋代理學與佛學」的論題（熊琬在我出國前寄給我的信及研究計劃等，我都隨身攜帶着）當深深的體念到這些問題；宋明時代的學者大儒（如朱熹等）為何對佛學竟出如此辛辣，甚而至有令人不忍卒讀之語句；若說對佛教不瞭解而言，則未免太武斷，若言既已「早年嘗留心於佛，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而竟忍曲說，亦未免失於大儒敦厚之風，若言雖知佛學之真義，而為衛道所以闢之，猶以為欠於公允，未免使人感到悵然而費解者。則熊君之以此而論之思之，余則祇說其難，而不言其不可也。蓋關於宋儒闢佛之辯，如骨在喉不吐不快，亦大有人在。（此論成後，美國居士學人也以嘉熊君之論而獎其不以難而退之，而終成此論）。故本書論前弁言有撰述五難，斯其知難而為之也。

「宋代佛學與理學之探討」，有關闢佛，當然上溯唐韓昌黎以諫迎佛骨始，「唐代儒學復興運動，由王通發其端，至韓愈而漸成熟（王通未極力攘斥佛老），又以唐代佛教極盛之時，起而闢佛，殆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也。」（見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論韓愈，張其昀著），「宋儒與禪師之所交

往」，甚或「遮掩諱飾」，因而使後世祇知閱讀宋儒理學之書，而不知禪師生平交往文人學士晤談相得之史實，是以：「鮮有客觀之確證」，其亦撰述此書求證之難一也。云何熊君竟以難行能行，抑亦難言而言之鑿鑿者，噫！其曾重讀三復平排兩家之言行，一位年青學人，質直志壯，以客觀之態度言，諸方考引，或亦冀望後來不致於稍涉佛學典籍，則竟洋洋灑灑大談佛法，竟至于判定佛氏之「空」之「有」之「緣」之「法」等而認為失當，並引述理學之關佛而再闢之。學術之為學術者，必具其客觀態度，而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否然者，謬一己之譽猶為事小，謬眾人之學實為至巨至深。蓋能效宋儒闢佛者多亦為人師，且亦有為人師之師，其謬之弊，蔽及後人。抑且際茲亂世惑人邪說多出，即使有心於儒或於佛，於道有一得之見者，而能安心立命，「以慈修身，善入佛慧」（法華經序品）或以清淨無為，自然之謂道者，則儒曰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亦基本之「治心」之法，有助於社會之安寧，減少人為之災難，其誰曰不然？倘使現代青年學子於道不樂予修習，於「佛」亦效而闢之，儒曰「道並行而不悖」，將又如何教人以集思廣益，博學多聞，以展胸臆，而拓展人生之磊落光明面。況儒釋道三家之言教，兩千年來皆有深資厚行之士曾為融和滙通（本書亦有論及）。且視時代之局勢而論，而各大學之人文學科，對哲學趣求似已日漸疏落，科技時代之至尚，如何挽救我國人文思想之提高，哲理精研之人材傑出，正是我等啓首仰願之不已，何忍濫意傷損，徒令從學者步其闕此闕彼耶。且乎學有所專精，非已所專，最好慎言，此亦學人應有之修德。佛家向不願犯口業，甚而以不辯為辯，「忍辱波羅蜜」；庶幾減少紛爭，其誰曰不宜，但祇以不辯以為弱者，是又差之毫釐而謬之千里也。熊琬君以盛年方興未艾，鑽研力強，書成問序於余，余允而綴數言，以勗勉之，並商榷於當



代學者。至如本書之得失否可，亦彼費多年之心力求證引述，頗爲詳述其始末梗蓋，自有高明眼目以教之也。

乙丑元初於陽明山華岡湛山門下釋曠雲

# 序 三

羅宗濤

理學與佛學之關係如何，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課題，但要一探究竟，可也不容易，因為此一課題不僅牽涉的層面廣闊，而且回穴特多。熊君翊亮在幾年前就發下宏願，要在這範圍裏選擇一個博士論文題目，辛勤工作了幾年，終於提出了這篇有價值的研究報告。

熊翊亮君是當代碩儒奉新翰叔先生的公子，幼稟庭訓，而以四書五經爲日課。稍長，又爲探討人生的究竟而接觸佛教。先是讀了蔣維喬先生的著作，從靜坐入手，覺得很受用，然後再到許多講堂聽法，終於在十多年前受五戒而長齋，此後更多訪名師而日益精進。所以翊亮君從事這一研究是有深遠的淵源的。在撰寫的幾年中，又多受曉雲法師與周老居士慶光教授的教導。是以這篇研究報告乃由於種種因緣的配合才得以完成問世。

關於熊君的撰寫動機，所遭遇的困難，研究態度與方法、重要的成果等等，在「弁言」裏，他都已說得明明白白，在這裏，我只強調幾點供讀者參考：

一、熊君的研究，不只在思辨上用功，同時也從實踐工夫來體認。本來 翰叔先生對孔門賢人都很尊敬，但他推崇由行爲下工夫的顏子、曾子，超過了略重知識的子游、子夏；在漢學、宋學之間，則傾向於宋學。翊亮君可能是受家學影響，造就了他誠懇孝友的性格，往往從孝順雙親、恭敬兄長中體會出儒家的道理。在佛學方面，他由靜坐、吃肉邊菜，而至受三歸五戒持長齋，也是一步步依正道

而行。所以這篇報告不宜視為純粹的紙上作業。二、由於熊君既服膺儒家忠恕之道，又深感於釋氏慈悲之心，他恐怕自己會在有意無意之中，將二者勉強牽合，因此，稍有疑惑就向老師請教，跟朋友切磋。在研究的過程中，倘若要求他如局外人般的客觀，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他確能力求平允。

三、熊君的研究雖已上溯至唐代、北宋諸賢，但畢竟是以朱子爲中心，盼望熊君能在這基礎上作更廣闊、更深入的研究。一篇好的博士論文是很好的出發點。熊君固然已許下心願，希望能逐步研究下去，但這還需要大家的勉勵。

走筆至此，自覺所言無異於野人獻曝，不免熊君與讀者諸君子之哂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春吉日於政大百年樓。

# 自序

愚賦性尚蒙，幼稟庭訓，誦讀儒書，既苦於記性，又難於入理。偶因翻檢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恍若有會於中，私心竊喜，以爲得未曾有，蓋有不能自己者焉。覽誦之餘，以爲非躬行力踐，不足以窺涉古人之藩籬也。從此雖未嘗懷慄於主敬、存誠之教，然於程子靜坐之功，未敢一日或舍，醜醜乎有餘味焉。久之，性氣漸變，識解亦開，身心得所棲泊矣！其後，因理學又涉及佛學，既究其理，又復躬行其事。初入其中，猶東坡之讀莊子，乃若有宿緣者焉。而深契之情，一如前此之於理學者然。爾後，入佛理愈深，而於理學之悟解亦愈深。昔時讀儒書所不能遽解者，至是渙然怡然，好樂之心，直欲罷焉而不能。故有意從事儒佛之探究。蓋誠蘊諸中，情有未可自己者，茲編之作，實緣於此。

朱子之學，體大而思精，極高明而道中庸，其思想遙承孔孟之緒，近綜周、張、二程之長，旁攬衆說，而成一家之言，實乃集理學之大成。夫宋儒幾無不關佛，而朱子尤可謂集關佛之大成者也。顧朱子之於佛氏，其關之不爲不烈，而取之亦不爲不多，蓋如習俗之移人者然。茲編以朱子爲中心，窮源溯流，上以究理學之淵源，並輻射而出，旁及其師友，而於理學與佛學之際，尤所措意焉。

自來宋儒每多與禪師講習往還，故受禪之影響獨深。蓋朱子所處之宋代，佛教各宗已盛極而衰，惟禪宗一支獨秀。然禪門雖盛，而衰相早呈，弊端已深。（註一）大慧宗杲嘗慨乎言之曰：「近年以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大慧普覺禪師書卷上答劉寶學）是時，禪宗多流於所謂「文字禪」，學人

但剿襲「碧巖錄」公案套語，爭尚口說，徒逞機鋒，而已非實悟。大慧以救焚拯溺爲心，立毀「碧巖錄」，並倡「香話禪」以矯正之。同時，又有宏智正覺所提倡之「默照禪」（案：卽「暗燈禪」）。二者並峙於南宋（註二），號稱禪門雙壁。雖其主張不同，然悉針對禪門之流弊而發，則一也。而彼時儒學之弊亦深，皆共趨於空談不實。朱子之闢禪也，往往與當時儒者之病共關之，其維繫斯道之苦心，抑可見矣。此又不可不知者也。向來凡論及理學與佛學之際者，則非象山、陽明莫屬焉，鮮有及於朱子者。乃不知陸、王之於佛氏，僅限於直指之禪而已。至朱子之於佛，不僅止於「禪」，更旁及於「教」矣。彼其所受佛氏之影響，視陸、王殆有甚焉。所異者，陸王顯而易知，朱子則隱而難知耳！今試從朱子之論佛所觸及範圍之廣，及其所涉獵佛典之多，固可以覘出矣！而茲編之所以定名爲：朱子理學與「佛學」——而非朱子與「禪學」者以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竊嘗比附學術思想之交流，猶異性之婚媾然。夫同姓不婚，血源無慮其遠也。而二姓之結合，乃又以志趣爲之媒介。儒家思想之流衍，自周秦以降，歷漢魏，涉隋唐，至於有宋，已至窮極而變之際。是時，非婚媾不足以緜延而不絕。夫儒家與佛氏，儒主入世，佛主出世；儒言一世，佛言三世。此儒佛血源之所以異。而儒者「存心養性」，佛者「明心見性」，其理固又不出於一心之外，此儒佛志趣之相投處。宋明理學者，乃儒佛結合之寧馨兒也。今也際茲中西文化交會之時，宜如何融貫二者，以滙入中國文化之滔滔巨流中，使波瀾愈形壯闊，則知來之不可不先鑒諸既往也。斯編之作，有微意焉。

自來論理學與佛學之關係者，固不乏作者。然或單章零篇，未竟全貌；或含糊其辭，語焉不詳；

或入主出奴，作左右袒。其間問題錯出，辨訟紛紜，條理萬端。欲一秉公正，祛除意必固我之私，剖晰是非至當之歸，而爬梳理路，以清其端緒，作通盤整體之探討，蓋良難矣。秉筆之際，稍有不慎，不有牽強附會之嫌，卽有鹵莽滅裂之譏。自知淺陋不文，謾嫌不免，而愚者一得，智者取焉。姑誌所見於此，以俟來日驗其學之進退可耳！夫朱子之學博大精深，佛學典籍又浩如淵海，終身鑽研有不能盡。以新學後生於數年間，憑一人之學力，出其胸臆欲調和兩可之間，憂憂乎其難哉！茲編蓋嘗試作也。尚望大雅賢達，指其紕繆，匡我不逮，乃所謂「非我而當者，吾師也。」

本論文承 曉雲法師、周師慶光教授悉心指導，啓悟良多。暨羅主任宗濤從旁指點、鼓勵，故得黽勉完編。衷心銘感，謹誌於此以示不忘云爾。

### 註 釋

(註一) 宋代禪門之衰相，如教禪混同，禪淨雙修，看話禪，暗燈禪之對峙，及文字禪，葛藤禪之流於形式。多已失禪之原本精神矣！

(註二) 禪門五家曹洞、雲門、法眼、臨濟、滂仰，至宋臨濟又分出黃龍、楊歧二宗。五宗在宋代惟臨濟獨盛(案：周、張、程、朱無不與臨濟有所交涉)，餘宗或歸絕滅或就衰微，曹洞至宋末忽臻隆盛，與臨濟對峙。而大慧出於臨濟所分出楊歧一宗，其「看話禪」主先慧後定。宏智正覺出於曹洞，其「默照禪」主先定後慧，二者間有所不同也。

# 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 目 錄

序	一
弁 言	一
提 要	七
緒 論	一
一、早期儒佛之交涉	二
二、宋學乃漢唐注疏之反動	六
三、宋代理學與佛學	七
第一章 理學之先驅	二五
第一節 韓愈與佛學	二五
一、韓愈與理學	二五

二、韓愈與佛	二八
(附：韓愈性三品說)	三〇
第二節 李翱與佛學	三〇
第三節 柳宗元與佛學	四六
第二章 朱子理學之淵源	五一
第一節 周敦頤與佛學(西元一〇一七—一〇七三)	五一
一、太極圖說	五三
二、通書	七六
第二節 張載與佛學(西元一〇二一—一〇七八)	八三
一、西銘	八五
二、正蒙	九一
第三節 程顥與佛學(西元一〇二三—一〇八五)	一〇一
一、識仁篇	一〇三
二、定性書	一〇六
三、性一元論	一〇八
第四節 程頤與佛學(西元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一一三



一、理氣說	一一四
二、性卽理說	一一八
三、主敬、窮理說	一二〇
四、主敬、理氣說與佛學	一二七
第五節 楊時與佛學（西元一〇五三—一一三五）	一三二
第六節 羅從彥（豫章）、李侗（延平）與佛學	一三六
一、羅從彥（西元一〇七二—一一三五）	一三六
二、李侗（西元一〇九三—一一六三）	一三九
三、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劉子翬（屏山）	一四二
第三章 朱子理學與佛學之關係	一四五
一、朱子（西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生平與學術	一四五
二、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淵源	一五二
壹、論心性理氣部分	
第一節 太極說與佛學	一五六
第二節 理氣說與佛學	一六二
（附：道器說與佛學）	一六八